

下

NIRVANA  
IN FIRE

黑云压城，角声满天。沙场血光刀剑，朝堂暗潮汹涌。  
凭谁知，狼烟之下，冰心一片。

海宴  
著

琅琊榜  
NIRVANA  
IN FIRE  
三

风起长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海宴 著

琅琊榜  
IN FIRE  
风起  
长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凯特世纪  
CAT CENTURY MEDIA

月  
录  
CONTENTS

- |     |            |      |            |
|-----|------------|------|------------|
| 第一章 | 泣血悲歌 · 001 | 第十一章 | 天道幽微 · 077 |
| 第二章 | 蚀骨之痛 · 008 | 第十二章 | 秋日惊雷 · 085 |
| 第三章 | 朔风又起 · 016 | 第十三章 | 暗室新盟 · 094 |
| 第四章 | 一世长辞 · 024 | 第十四章 | 诏出四方 · 102 |
| 第五章 | 重返金陵 · 031 | 第十五章 | 如箭在弦 · 110 |
| 第六章 | 露重飞难 · 038 | 第十六章 | 孰轻孰重 · 119 |
| 第七章 | 琅琊锦囊 · 045 | 第十七章 | 孰是孰非 · 126 |
| 第八章 | 重现乌晶 · 053 | 第十八章 | 其言也善 · 134 |
| 第九章 | 苍栖唐晟 · 060 | 第十九章 | 天人永隔 · 142 |
| 第十章 | 他乡故人 · 068 | 第二十章 | 东海密约 · 150 |

- |       |            |       |            |       |            |
|-------|------------|-------|------------|-------|------------|
| 第二十一章 | 魂归梅岭 · 157 | 第二十一章 | 势单力薄 · 234 |       |            |
| 第二十二章 | 狂澜既倒 · 164 | 第二十二章 | 孤注一掷 · 241 |       |            |
| 第二十三章 | 佳偶天成 · 171 | 第二十三章 | 图穷匕见 · 249 | 第四十一章 | 千里勤王 · 316 |
| 第二十四章 | 寒塘夜光 · 178 | 第二十四章 | 是非已空 · 257 | 第四十二章 | 釜底抽薪 · 323 |
| 第二十五章 | 志在东湖 · 186 | 第二十五章 | 心字成灰 · 266 | 第四十三章 | 多情无情 · 330 |
| 第二十六章 | 旁观者清 · 193 | 第二十六章 | 愿许天涯 · 275 | 第四十四章 | 生死须臾 · 337 |
| 第二十七章 | 知人知面 · 202 | 第二十七章 | 只欠东风 · 283 | 第四十五章 | 困兽犹斗 · 346 |
| 第二十八章 | 迷雾沉香 · 210 | 第二十八章 | 甘为螳臂 · 291 | 第四十六章 | 风起风息 · 354 |
| 第二十九章 | 将门之血 · 217 | 第二十九章 | 血色帝都 · 300 |       |            |
| 第三十章  | 自有英才 · 225 | 第四十章  | 长林之名 · 309 |       |            |



林奚小心地端着一碗温热的汤药，踏过阶上轻霜，匆匆走进长林王府书院的内厅。萧平旌盘腿坐在南墙边的地图前，仰着头一动不动。

那日他晕沉倒下时，门外还是满树金黄，风中也只有零星的落叶飘卷，可等到他再一次完全清醒地睁开双眼，庭院中早已是秃枝萧瑟，一片初冬的肃杀。

最初听闻北境突变，兄嫂出征，萧平旌几乎是一刻也不能再躺下去，挣扎着想起身。林奚拦阻不住，连日照看病人的疲倦哀伤涌上心头，突然间发起怒来，抬手甩了他一记耳光，“为了救你一条性命，你知道大家有多不容易吗？现在你连站都站不稳，就算爬到北境去又有什么用？”

萧平旌被她打得僵愣了好一阵，方才低声解释道：“我现在不是要去北境，我只是想到书院去看看地图，推演一下前方的战况。这样等我身体好些，至少心里能有数，知道赶去什么地方最能帮得上忙。”

林奚面上血色微褪，垂眸呆坐了片刻，伸手将他扶起，一路送到了书院。

黎老堂主那日决然离去，只是为了坚持自己的行医之则，并非从此袖手不管。杜仲跟随长林世子出征离京后，他担心林奚一个人太过吃力，时常也会过来相帮。萧平旌原本强健，体内毒素已清，又有师徒二人合力调治，不过半个多月，便已恢复了七八成。

十一月下旬，北境最新军报入京的前几天，萧平旌与林奚两人轻骑简从，奔出了金陵城门。

虽然与兄长的战报擦肩而过，但萧平旌对前方情势的了解依然远非他人可比，三月弯刀的战例是他打小便学过的功课，出京后一路北上，毫不犹豫地直奔芦塞而去。

两人日夜兼程，踏入北境南五州界内时已过了冬至，入夜滴水成冰，寒意远非金陵可比。长途急行自然不可能每晚都有宿处，如遇野外露营，萧平旌都会让林奚靠着火堆安睡，自己在一旁抱剑浅眠，照看篝火不要熄灭。

再有两天行程便能赶到芦塞，连日的晴天突转阴沉，北风带着沉甸潮湿的雪气卷地而来，一阵紧过一阵，到了后半夜愈发凄厉。

背风而设的篝火木柴充足，在风啸声中依然烈烈燃烧，散发着足够让人继续安睡的暖意，但呼吸舒缓的萧平旌却不知为何突然惊悸了一下，猛地睁开眼睛。

噩梦。却又不全是梦。

他梦见兄长在甘州那当胸一箭，梦见他从马上坠下的身体，梦见自己用力握着一双冰冷僵硬的手。

风声咆哮，四野黑沉。萧平旌抹了抹满额的冷汗，起身走开了几步，想独自稳一稳心神。

前几天他与林奚曾在途中遇到长林莫南营的金将军，这支五百人小队当时正奉命去包抄大渝军被切断的前锋。既然有此军令传下，可见宁州南路的战事远比推断的还要乐观。

理智告诉萧平旌，芦塞一役长林军内外合击优势明显，父王身边有元叔，兄长身边有大嫂，他们两个应该都不会有事。

……应该不会。

林奚在火堆边坐了起来，视线隔着凌乱的光影投向萧平旌。面对他黯沉不安的眸色，她张了张嘴，却又不能开口劝慰。

漫天雪幕在次日近午时分拉开，断断续续，绵延不绝。两日冒雪疾行之后，出现在眼前的边塞城池已是披银挂素，看上去那般洁净剔透，清冷而又安宁。城头飘扬的长林战旗明明白白地指出了这场血战的胜者，大战后的痕迹已被茫茫雪色所掩，模糊浅淡，几乎不见。

萧平旌是第一次来到芦塞，但边城格局大同小异，他沿着中轴主街一阵飞奔，很快就看到了简朴的军衙大门。

不过三重院落，却似乎有一道又一道迈不完的门。无论是门边守卫，还是中途遇到的长林属将、兵士、仆从，所有人的神色都十分灰败，低头躬身，刻意回避着他的目光。

每向前走一步，萧平旌心头的惶恐便增加一分，层层交叠，最终在看到跪在庭院内的东青时达到了爆裂前的顶点。

耳边所有的声响都已消失，他只听到自己茫然地问道：“你为什么哭？……东青，你为什么在这里哭？”

东青没有回答。萧平旌其实也不敢听他回答。

庭院主屋的房门开敞着，十几名长林部将低头跪侍于外厅，寂静无声。他冲上台阶，推开内门，转过围屏。

宽阔简洁的室内只有一张木榻，平整铺盖的白布下隐隐是人体的轮廓。萧庭生独自一人坐在床头守候，原本花白的头发已不见半缕青丝，眼神有些凝滞，仿佛未曾听到有人进来的动静。

萧平旌的思绪瞬间停止，僵直地在围屏边立住，曾被琅琊阁主夸赞为灵活机敏的那颗头脑，此时却无法理解眼前这最为简单的景象。他的视线在室内徒劳地寻找，一寸一寸地移动，期盼能在其他地方见到熟悉的身影，直到四肢百骸内的血液凝固，直到虚软的双腿再也不能支撑身体，仍然抗拒地跪倒在原地，怎么都不肯朝那张床榻再多靠近一步。

床边的萧庭生抬起了枯瘦苍老的手，缓缓掀开榻上的白单，折放于长子胸前，指尖从他的发髻，抚到额前，抚到颊边，最终落到他肩头的绷带上。极度悲伤的老王爷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他的平章熬下了去岁那凶险的当胸一箭，却撑不过这道简单的皮肉之伤……

北境冬日的室内，没有火盆，冷如寒窖。萧平章犹如素玉冰雕般苍白的面容甚是安宁，唯有眉间那丝再也抚不开的皱蹙，透露出了他临走时所有的挂念、眷恋与不舍。

萧平旌费力地吸进一口寒凉的空气，咬牙强迫自己挪到近前，用力握住了兄长的手。尽管掌心毫无温度，僵硬冰冷，他依然抱持着心中最后一丝希望，转头将求救的目光投向身旁的林奚。

林奚用尽了体内所有的勇气，才没有避开这道视线。她不能开口，也无须开口，双眸中奔涌而出的泪水，已经是一个无声无息，却又最为残忍的回答。

身为将门之子，萧平旌不是不知道沙场凶险，难以万全。可是不幸一旦真正发生了，本能的反应仍是拒绝，不愿意相信，不愿意接受。他将兄长僵冷的身体抱在臂间，徒劳地摇动，嘶哑地呼喊，绝望地哀求一个最后的机会，想要再看一看他的眼睛。

被他的哭喊声带动，跪于外厅和廊下的长林部将们也放开了压抑已久的哀泣，室内室外顿时一片悲音。

林奚忍住眼泪，悄悄从床边退开。和已经神思昏乱的萧平旌不同，她早就发现蒙浅雪和杜仲不在周边，心头甚是疑惑不安，想到外间去问问其他人。谁知刚刚站起身，杜仲就已经从围屏外绕了进来，脸上的表情十分复杂，倒有些悲喜难定的样子。

“小雪怎么样了？”虽在悲痛之中，心中牵挂的萧庭生还是立即看到了杜仲，急忙关切地问道。

杜仲疾步上前，躬身行了一礼，“世子妃哀伤过甚，一时心血不宁引发晕厥，并



无大碍。”他稍停了片刻，红着眼圈看向床榻上的萧平章，“……还有一件事要回禀老王爷，小人方才诊脉时发现，世子妃……已经有了近三个月的身孕……”

室内众人皆是一震，连已经哭得嗓音沙哑的萧平旌都猛然抬起了头。

萧庭生早已枯涸眼眸中再次涌出老泪，俯身用颤抖的手捧住了长子冰冷的面庞，低声对他道：“平章，平章，你也听到了是吗……不用担心，有为父在，绝不会让小雪和孩子受半点委屈……你英灵不远，就安心地去吧……”

后世称为朔月弯刀的这场战事由于萧平章的及时应对，在岁末之前以北境全线大捷而告终。但大渝皇属军主帅阮英倒也不愧是敢于独力挥刀的一代名将，经阴山入境的南线人马被包围之后，他立时忍痛断腕，全力回撤，虽然折损掉了前锋八万精兵，却成功将北线近十万主力留存了下来，稳住本国边防，勉强保得一个收缩停战的局面。

捷报与丧报联袂入京的同时，琅琊山的上空也掠过了信鸽雪白的翅影。自认为早已遍阅世间风云的藺九在将信筒递向老阁主的时候，一向平稳的双手竟然也有几分控制不住的抖动。

两指宽的小小纸卷上，写着简短的一行小字：“大梁 芦塞 北境战事终 长林世子阵亡”。

老阁主垂眸默默阅看，颌下白须无风而动。多年来古井无波的心境再次荡起了微澜，已经淡忘许久的前尘旧事重新漫过眼前，冰冷如同当下芦塞的寒风，如同那年梅岭的大雪。

相比于琅琊阁静寂无声的哀悼，梁帝萧歆的伤痛显然要外露许多，噩耗入宫的当时便痛哭了一场，病体转沉到不能上朝，却还要坚持召见内阁首辅与礼部尚书，当面传下隆重治丧的诏令。

萧平章在朝野间风评极佳，有嗣王的位份，又是殉国而亡，即便没有萧歆这道谕旨，阁臣们也无人胆敢轻忽。迎丧的仪仗两日后便出了金陵，西郊的王陵也立时开始破土点穴。随后而来的年关除了祭祀仪典以外，一应宴饮都因为皇帝的病体与哀思而停办，宫城中蔓延而出的沉重气氛几乎笼罩了整个帝都。

正月末，京驿飞骑来报，长林世子的灵柩不日即将抵达金陵。荀白水生怕有什么疏漏，亲自去礼部复核了葬仪，又想着荀飞盏与萧平章交情不错，大概更能知道亡者的偏好，入宫请安时还特意绕到侄儿当值的前殿，叮嘱他抽空去王陵踏看，查漏补缺。

荀飞盏面无表情地听完他的吩咐，只应了一个“好”字，便再无他语，冷冷地

转过头去。

荀白水立时紧皱双眉，胸中不由自主地腾起了一丝怒意。

对于长林世子的死讯，这位内阁首辅内心深处的感觉其实十分复杂。轻松暗喜固然有之，但惋惜感慨却也是有几分，萧歆在御座上哭得坐也坐不稳的时候，他还曾经真心实意地陪着掉了一阵儿眼泪。即便抛开这些内心的想法不提，自北境战事起，他与内阁上下配合兵部忙前忙后，军资补给丝毫未出偏差，对于迎灵前的各种准备也是尽心竭力想要周全，自认为没有半分可被人指摘之处，怎么都不该面对侄儿的这副脸色。

“你拿着叔父我的一点陈年过错这还没完了是不是？”荀白水沉下脸，冷冷地哼了一声，“难不成在大统领的眼里，长林世子战死在前线，竟然也是我的罪过了？”

“如果叔父认为自己从来都没有做错过什么，那就当作是这样吧。飞盏现在什么都不敢查，也不敢问。我害怕自己知道得太多，便再也无法面对你。”

荀飞盏的眉宇间一片哀凉，语调清淡地说完了这句话，视线便已投向远处，眼底微红。

荀白水的心底终究藏着不敢与他坦言的隐秘，张了两次嘴，还是觉得少言为好，摇头叹了口气，转身继续赶往养居殿，向梁帝奏禀新到驿报及葬仪的安排。

萧歆的旧疾复发于半年前，之后又是东宫走水，又是金陵封城和北境战火，大事一波接着一波，哪里还能将养清爽。长林世子的丧讯对他来说无疑又是一次新的打击，已经躺了近一个月，夜间咳喘依然未消，面色十分灰败。听过荀白水的奏报后，他觉得安排得还算妥当，并未多说什么，点头摆了摆手，表示自己已经知道。

退出养居殿后，荀白水又顺势前往东宫拜见太子，恰逢皇后也在，便先过去请了个安。

“陛下亲拟唁文，御笔今儿刚刚传过来，太子正在专心抄写呢。”荀皇后抬手叫了免礼，“兄长探看一眼便是，倒不用正正经经地行礼了。”

荀白水轻步走到套配在正殿内的东厢门边看了看，只见太子端坐在书案前，一笔一画写得极是认真，时不时停下来，用朱红的绛丝锦袖抹一把眼泪。

“太子殿下怎么穿着这么鲜亮的服色？”荀白水快步回到皇后座前，低声道，“虽然已经过午，但也难说陛下会不会过来，还是换件素些的常服吧？”

荀皇后微有不豫，“兄长此言何意？太子亲手为萧平章抄写唁文，已经算是有心。这君臣之间尊卑有别，难道还要让东宫给长林王府服丧不成？”

“这个叫作礼敬。”荀白水不满地皱起眉头，“世子新故，陛下御体不安，娘娘为何一定要惹得圣心不悦呢？”

提到圣心，荀皇后顿时有些气弱，抿着唇角看了素莹一眼。素莹忙蹲身退出，很快又带着东宫尚衣进来，给太子换了一件银白底色淡金绣纹的袍服。

因濮阳纓事件而变得更听从劝诫的皇后让荀白水在多日劳碌后感觉到一丝轻松，他大略又叮嘱了些少言谨行之之类的话，便匆匆告退，前去约请礼部的沈西，准备趁着次日休沐再去一趟王陵。

长林王陵是武靖帝落葬时便圈下地基，定了规制启建的。位于卫山西岭，其石雕门坊、墓室祭堂、守灵处所等早就齐备，唯一的仓促之处只在于第一个入葬之人竟然不是老王爷，须得在王陵正莹的东侧另点一穴，建一所青石砌顶、白玉围栏的新墓。

荀飞盏虽然在叔父面前应答冷淡，但心里其实极为记挂，当值完便径直奔出西城门，赶着将王陵新墓的诸项工程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荀白水和沈西次日再去的时候，许多小的细节已经开始修正，两人转了一圈儿未见差池，便在正门楼的石甬像边停了下来，听着山坡间松涛阵阵，心头不知为何涌起千般思绪，竟都有些百味杂陈，感慨难言。

二月初二，长林王携世子灵柩回抵京城，萧歆因病体未愈，经朝臣力劝后指派太子萧元时迎于城外，致唁文代奠。礼部与内廷司奉旨协办丧仪，在王府及王陵外设了两处祭棚，供宗室朝臣故旧人等前来致礼。因是千里移棺，只返旧居焚香收灵三日，便出殡至王陵落了葬。

世子之丧显然对老王爷是个莫大的打击，除了进宫谢恩和出殡立碑等大礼外，他基本不见外人。世子妃蒙浅雪因病将养，更是未在外祭场合上出现。而最该在此时出面打理的二公子萧平旌，居然也只是每日跪在兄长灵前回拜而已。偌大一场高规制的丧仪，往来迎客应酬安排的，除了梁帝指派的内使以外，居然只有老王爷身边的执事元叔。凡是有资格亲来拜祭的人嘴上不敢说，心中无不生出感叹，都觉得虽只走了世子一个人，但这座长林王府却像是已经倒塌了大半。

当然，这些外人的观感对于悲痛中的萧庭生来说，完全不值得在意。自从他把五岁的平章抱回来的那天起，便已将这个孩子放在了自己的心尖上。幼时，那是臂间膝下令他展颜的娇儿，长大后，平章更是他最为信赖不可或缺的臂膀。心头的血肉被生生挖去的痛楚，世上大概也只有宫里的萧歆能稍稍体会一二。

在外臣们看来，皇帝陛下对于长林王府的这次丧事已经算是倾尽心力，可对于萧歆自己而言，只要一想到王兄临近暮年，沙场风霜劳苦之外，还要经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凉，他的心中便是难以言表的不安。无奈谢恩那日诸事匆忙，他有好些劝慰的话都没有来得及说，只能耐心等着葬仪完毕，才派出车辇将他的老哥哥接进宫来。

“孩子已经去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病势尚未痊愈的萧歆紧握了王兄的手，要他坐到床榻边，低声劝道，“平章素来孝顺，王兄若是太过哀痛伤了身体，倒让他英灵不安。”

“平章临终时说，他是长林之子，为国征战理所应当。老臣只是恨……孩子这么年轻，为什么我这副老朽之躯，竟不能以身代之呢？”萧庭生也不愿他太过担心，尽量打起自己的精神，“如今最要紧的就是平章的这个根苗，小雪在府里处处睹物思人，难免哀伤，大夫说情形不是太好，老臣想送她出去休养。”

萧歆自然知道这小夫妻两个向来伉俪情深，闻言也甚是关切，忙道：“虽说留在府里容易伤感，但到底也是在你身边。不知王兄想把孩子送去哪里，可有妥帖的人照顾？”

“去琅琊阁。”萧庭生语调坚决，显然已是考虑万全，定了主意，“那里是世外之地，远隔红尘，又有些故人交情可以照应，倒是最让我放心的地方。”

萧歆垂眸想了想，大抵也能理解他对这个胎儿万般在意的心情，默然点头首肯，又问道：“平旌怎么样了？”

他今日特意接了萧庭生进宫，与其说是君上抚慰臣下，倒不如说是一家人互慰哀思，劝过了长者，问候了未亡人，想也知道接下来要问平旌。可萧庭生呆呆地在榻边坐了半天，也只是张了张嘴，竟像是不知道该怎么回复这句话似的。

若从表面上来看，平旌虽然悲伤，但行事举动还算正常。战事收尾的许多琐碎军务都由他一人接了过去，将骤失副帅而显得不安的军心稳在了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扶灵回京的路途上，他更是忙前忙后，事无巨细地照顾着老父和嫂嫂，连元叔都忍不住感叹他像是数日之间就长大了不少。

然而知子莫若父，萧庭生能够看到在这貌似成长的假象背后，其实是一个处于崩溃边缘勉强支撑的孩子。平旌愿意不辞辛劳地去做每一件具体而繁杂的事务，却拒绝亲眼看着兄长的遗体入殓。任何与丧仪相关的话题都听不进他的耳中，谁也不能用怀念或追忆的语调在他面前谈论逝者，甚至在最后落葬祭奠的典礼上，他都要移开视线，无法直视墓碑上朱笔描出的兄长的姓名。

“他们兄弟一向情深意厚，平旌……大概还需要再多些时日，才能慢慢缓过来吧……”萧庭生思虑半晌，终究担心梁帝病中悬念，尽量压平语调答复了简短的一句。

## 第二章 蚀骨之痛

依大梁制，萧平章以嗣王爵入葬，三品以上棚祭，京五品可路祭，宗室幼者随棺礼送，萧元启以从父弟身份，自然应在随同出殡的行列中。不过这样的场合肯定是有资格来的人全都挤了过来，他又一向被边缘化惯了，尽管从头参礼志哀到尾，还在王陵周边住了一夜，却也没能找到和萧平旌说几句话的机会。

合墓立碑之后，老王爷回返京中，萧平旌为长兄丧，还须再守七日之数。萧元启掐准了日子，一早便在西城门周边闲逛走动，远远看到官道那边数骑人马奔来，这才装成恰好遇上一般，纵马迎了过去，扬声招呼道：“平旌！”

萧平旌一身重孝，面色黯沉，稍稍勒马停下回应。

“看看你，守了几天的墓而已，人怎么就瘦了一圈儿呢。大伯父还好吧？”

萧平旌显然不想就此事攀谈，只简单地应道：“父王稍能支撑。”

“虽然伤心，但平章大哥身为将门之子，为国出征殒命沙场，可谓是忠孝两全。”萧元启叹息了一声，语调哀切自然，犹如脱口而出，“对于大伯父而言，这个说法也算更能让他老人家接受一些吧。”

他发这几句感慨时，萧平旌本是信马由缰默默前行，听在耳中未进心里，好一阵才品察出不对，霍然转过头来，厉声问道：“你说什么？”

萧元启一脸被吓住的表情，“啊？我、我没说什么呀……”

“我大哥本来就是沙场阵亡，什么叫作更能接受一些的说法？”

“呃……我、我就是不太会说话，真的没有其他意思……既然平章大哥受了伤，那想来是因为救治不够及时的缘故……”

兄长因为肩上一道枪伤便没能救过来的事，一直是扎在萧平旌心头的尖刺，哪里禁得住有人触碰，当即翻身跳下马，一把揪住萧元启的领口，将他也拖了下来，“萧元启，你今天不跟我把话说清楚了，就别想从我这里脱身！”

萧元启为难地皱起脸，“我真的说不清楚，不过是一些胡乱推测的想法……”

“若是没有什么缘故，你又为何要推测？”

“你、你先放开我，我尽量解释好不好？”萧元启语调犹疑吞吞吐吐，明显是一副懊恼自己说漏了嘴的样子，“你中毒之后发生的事，大概已经有人跟你说过了吧？当时平章大哥围山，还有玄螭蛇胆……我在里头也参与了一些，但是最要紧的时候，我其实并不在场，所以很有可能是自己胡思乱想……对了，林姑娘……林姑娘一直都在，她肯定比我清楚得多……”

萧平旌定定地看了他许久，突然一松手，转身跳上自己的坐骑，拨转马头，直奔朱雀大道而去。

扶风堂的日常人流，在正午之前最多三三两两，杜仲和几名坐堂大夫完全足够应对，故而黎蹇之和林奚都没有出来帮手，一个在药房，一个在自己所居小院的茶室中研读书典。

二月中旬仍是春寒料峭的天气，不过林奚素不畏冷，又喜空气通透，茶室内早就撤了火盆，唯有案台边小小茶炉的炉口里，还有通红的炭块吐着热气。萧平旌猛然推门冲进来的时候，她正靠在茶案边怔怔地发呆。室外的寒气随着萧平旌凌乱的步履扑面而来，吹开长发，渗进领口，凉意丝丝入体。

无须询问，甚至无须抬头，在瞥见萧平旌身影的第一眼起，林奚就已预见到了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心头轻轻一跳，但同时又觉得松了口气。

萧平章在临出京前，曾经叮嘱过所有人不要多嘴。她当时虽未开口反对，却一直认为平旌身为当事人，有权利知道全部的真相，也迟早会知道全部的真相，所以早就暗暗做好了决定，任何时候只要他想知道，就能得到毫无隐瞒的答案。

“请二公子先坐下，等我拿一件东西。”年轻的医女扶着案桌立起身，走向位于茶室一隅的书架边，拿下了一个蓝帕扎起的小包裹，带回桌边，轻轻解开外层的帕巾，露出内里一个合掌可握的檀木小盒。

萧平旌的一只手扶住桌沿，突然间从心底深处战栗起来。

林奚全无询问，仿佛天然就知道他的来意，这不仅没能让他感到丝毫轻松，反而促发了他胸口的剧烈绞痛，喉间犹如被人钳住般吸不上气，几乎忍不住想要夺门而出。

“世间唯一能给你疗毒的解药，就是装在这个盒子里……由世子亲自从濮阳纓那里取来的……”

尽管已经下定决心做了准备，可一旦真正开口，字字句句依然无比艰难。林奚让视线越过萧平旌的肩头投向远处，强迫自己加快语速，不添任何修辞，更不去察

看他的反应，一心只想要尽快说完，结束掉彼此的这场煎熬。

她究竟花了多少时间叙述整个事件，有一刻钟，还是半个时辰？萧平旌完全感觉不出来。他甚至没有意识到林奚的声音早已停了下来，室内一片沉沉宁寂。

小小的木盒摆在眼前，玄色清漆上凝着暗红的血渍。他仿佛可以看见兄长的手穿过凌厉的刀锋毫不犹豫地向前，滴滴鲜血渗入木纹，曾经那般殷红，那般温热。

僵硬空白的表情之下，这个几乎是无忧无虑长大的年轻人开始从内心慢慢崩塌，连悲伤和疼痛都好像已经离他而去，此刻在胸腔中来回冲撞的，竟然是一股莫名的怒气。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一直以为你、你最懂我……”

林奚不是旁人，她是他的朋友，是他的知己，即便世上千千万万的人都不明白，至少她会知道自己的心，知道自己宁肯在地狱的烈火中焚烧千年，也不愿吸吮着兄长的生命行走在世间。

“大哥可以活下来的，只要你坚持和老堂主一样……也许他就会迟疑，就不敢冒险……”萧平旌的视线紧紧盯在她的脸上，绝望地追问，“你为什么要帮他……为什么……”

林奚没有回避他的目光，也完全无意开口为自己辩解。她恍恍惚惚地回想起了那个夜晚，萧平章坐在弟弟的床榻边，抚着他松散凌乱的发髻，无声地对他说：“对不起……”

无可奈何也好，天意弄人也罢，至少在这件事情里萧平章做了他的选择，蒙浅雪做了她的决定，林奚也听从了自己的心意。唯有平旌……他没有得到任何机会，只能被动地承受结果，承受足以压垮他一生的重负。

萧平旌用颤抖的手抓起桌上的木盒揣进怀里，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踩着虚浮的步子走向门外。林奚奔流满面的泪水，庭院中老堂主的劝慰，还有杜仲跟随一路的护送，他统统都已经看不到也听不见，仿佛一片空白麻木之后的下一个瞬间，他就已经形单影只地站在了长林府东院的中庭，茫然地注视着夜空，不知今夕何夕。

从回返京城的第一天起，萧庭生为免儿媳睹物思人，已命她迁居南厢，除了扶风堂日常看诊外，还安排了两名熟知孕产之事的娘子随侍。蒙浅雪自己也是战战兢兢百般小心，生怕腹中血肉有什么闪失，对不起她离世的夫君。大夫说忧思伤身，不利胎象，她就日日夜夜地忍着，不敢落泪更不敢痛哭，越是这般如履薄冰，越是日渐消瘦苍白。

萧平旌穿过朝南的侧门，止住院中侍女的通报，在檐廊的暗影下向室内看去。

他的大嫂坐在离窗边不远的桌台前，正艰难而又努力地喝着一碗补汤。她大约仍然觉得反胃，总是喝上两口便停下来缓缓，偶尔还会用手帕捂住嘴，将眼中涌上的泪水强行逼回。

萧平旌再也看不下去，几乎是仓皇地逃回了广泽轩，跳上庭前古树高高的枝丫，将自己埋身于枝影之间。

淅淅沥沥的小雨在半夜时分落下，他一动不动地任由潮冷的水滴打在身上，直到透体肌肤寒凉，直到血液凝结成冰，才不得不绝望地承认，那个总是能找到他、安慰他、将他接回家去的人，这次已经不会再来。

次日正午，萧平旌用冷水浸洗过红肿的双眼，重新换了一套孝服，来到父王的主屋堂前。

庭院清寂，室内并无父亲的身影，只有值守的侍从肃立阶前。萧平旌大略思忖了一下，径直转身走向祭院。祠堂的漆黑木门果然开着半扇，青布黑幔之下，萧庭生腰身微佝地站在香案前，正静静凝视龛位中新增的那方小小木牌，不知已经这样站了多久。

侍立在门边的元叔没有出声通报，萧平旌也没有开口惊扰。他只是在父亲身后默默地跪了下来，视线凝在青砖地面上，依然不能直视上方兄长的灵位。

良久之后，萧庭生长长叹了口气，并未回头，“为父已经决定让你大嫂去琅琊阁休养，定了日子之后，你也出城送个行。”

“是。”萧平旌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但也并不意外，低低应了一声，“孩儿有一件事……想要禀告父王。”

萧庭生雪白的眉须颤动了一下，似乎知道他将要说什么，“好，你说吧。”

“孩儿打算离开京城，到北境军中去。”

萧庭生静默了片刻，徐徐回身，“你都想好了？”

萧平旌其实并不知道自己想过什么，更不知道怎么样才能算是想好了，他只是本能地找到一件自己应该做、也可以做到的事情，用以逃避眼前无法消减和承受的痛苦。

“是。孩儿觉得……大哥一直挑在肩头的重担，也是时候由我来背负了……”

萧庭生扶住香案，努力将自己老迈的腰身挺直，掩住眼底深处的悲凉，“既然你愿意，那就去甘州营吧……有东青在旁匡助，你也可好生历练。”



世子妃与二公子即将于同日离府的消息通传下去之后，沉寂已久的府邸总算稍稍忙碌了起来。打理行装、遣派前哨和挑选随行等事务多由元叔安排，萧平旌除了进宫陛见圣驾以外，所有的时间都在藏书楼中度过，理出了整整两箱书籍和图册准备带走。他以前是无爵无职的长林府次子，在京城素来没什么人特别留意他的行踪，但萧平章的逝去明显改变了这个格局，梁帝又特旨命兵部为他签发了临时节制甘州营的书令，再想和往日一样不受到各方关注，显然已经不太可能。

只不过有能力敏感察觉出最新动向的人，大多也都谨慎而又聪明。长林府正在重孝之期，承接亡兄遗志又是件值得嘉誉之举，无论内心深处有着什么样的思谋，至少明面上整个朝堂表现出了完全一致的支持。即使是荀皇后也只敢在屏退左右之后，在她的兄长面前抱怨了两句，“这才死了一个，就又送一个出去。老王爷是生怕北境的兵权落到其他人手里了吗？”

令她失望的是，荀白水皱起眉头，并未附和，“娘娘，这样的话出口，对人对己皆是无益，即便是私底下，也请您不要再说了，若是不慎传到陛下耳中，对您和殿下有什么好处？”

扶风堂每日都有人到长林府看诊，很快也得知了这两条消息。杜仲走过一趟北境，深感自己在繁华帝都消磨了太多的男儿志气，于是禀明了老堂主，决定再度前往边城。蒙浅雪的日常调理素由林奚负责，她思来想去不能放心，也默默收整好药箱，打算陪同一起出行，至少也要陪到琅琊山上，将她亲自交到一双稳妥的手中。

整整两天匆忙有序的准备之后，诸事看来已经妥当，萧平旌心事沉重，不愿再多淹留，禀明了父王，将出行之期定在了后日。

东青这几天一直闷声安排着蒙浅雪的行前扈护，临到出发前一天，还要去把诸如马蹄铁钉没钉好，马车轴承有无裂纹之类的细节重新再过一遍。直到完全放心，这才回房换了衣裳，自己一个人牵了坐骑，悄悄从府西的侧门走出。

孝期并不待客，老王爷的身体又不好，长林府的正门已有多日未开，西侧门外的夹道内更是人迹渺渺，十分清静。东青挽了缰绳，正要认镫上马，右肩突然被后方一只手拍了拍，令他吃惊地急速回头。

元叔穿着一身全黑孝衣，眯着眼睛站在他身后，疑惑地问道：“都这个时辰了，你要去哪儿？”

东青沉默了片刻，诸多说辞与借口在唇边翻了几个来回，但是最后，他还是选择了吐露实情。

“我打算去禁卫府，请荀大统领为我在禁军中谋个职位。”